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

要是世上只有中文

段吉福／编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 / 国 / 现 / 代 / 学 / 术 / 文 / 化 / 随 / 笔

要是世上只有中文

段吉福 / 编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黄成军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戴雨虹

要是世上只有中文

段吉福 编选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 编：610012

经 销：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印 刷：自贡新华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 6660527 6666009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125

字 数：220 千

印数：8000 册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220-04183-7/I·654

定价：13 元

引言

历史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能让人不满足现有的结论，诱发人对其不停地追问，并在这追问中获得新的启悟。当然，历史的追问并非空蹈无羁，而是有所恃的。史料的发掘与重现，研究方法的突破革新、视野的拓展、思考角度的转换等，使历史恍惚的身影变得亲近而明晰起来，历史丰富的内涵不再为狭隘的理论所限制。本辑中所收三十余篇文章使我们看到：夏商周离我们并不遥远，“疑古时代”的认知框架正面临挑战、历史地理学审视下的南北分野、天书封禅运动与个人崇拜、江陵焚书与畸形的王者心态、蒙元铁蹄下的南宋醉梦、性描写折射出的浮世炎凉、民间文化对改变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官商的历史轨迹、中国对西方的态度、西学书籍的翻译与近代中国民族心态、最早的英汉字典与语言交流中的尴尬……凡此种种，一经拈出，总叫人轻易不能放下。是的，历史并未逝去，它会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向我们细语许多值得倾听的话语。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序

陈平原

名曰“随笔”，而又冠以“学术文化”，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论说”。其前提是，今日中国，写“随笔”而可以不讲学术文化，尽可“一无所有”地“潇洒走一回”。这是一种致命的误会：可以随意书写的“随笔”，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且身价百倍，但也因其无所不在而丧失了本来面目。

作为一种以说理为主的文体，“随笔”不同于逻辑严密的“专论”，也不同于笔墨轻盈的“小品”。一定要下定义，只能说是“有学问而不囿于学问，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这种说法，既有 Essay 东渐的意味，又与蒙田、兰姆等保持一定距离。必须考虑中国古老的“文章”传统，并不因白话取代文言而自行中断。或秦汉，或魏晋，或唐宋，或晚明，取径不同，姿态自然各异。至于全盘“复制”英国随笔的，不能说没有，毕竟不是主潮。承认“误读”与“前理解”，注重“对话”与“调适”，国人之谈论“随笔”，自然不会、也不应该是正宗的 Essay。

比起宋人洪迈“意之所之，随即纪录”的《容斋随笔》，Essay 的传入无疑更值得重视。本世纪二 三十年代众多关于“美文”、

“小品”、“絮语”、“随笔”的提倡，实际上都以 Essay 为蓝本或主要参照系。只是在具体论述中，因各自趣味及策略的差异，发展出不同的路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周氏兄弟等创刊于1924年的《语丝》周刊。

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我和〈语丝〉的始终》），周作人则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语丝〉的回忆》）。此中微妙的差别，进入三十年代，便成了推崇犀利杂文的太白派与主张闲适小品的论语派之间的对立。可《语丝》中还有另一种尚未被学界关注的文章（既非杂文，也非小品），主要任务是论学说理，但同样取“任意而谈”姿态。这种大学者所写的小文章，其文体特征不易界定，只知道其跨越“文”、“学”边界，蕴藏着某种一时难以言明的智慧。

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另一个杂志的出现，而被发扬广大——我指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读书》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贡献，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体”。不妨这么说，今日的“读书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随笔”，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林语堂、梁实秋的幽默与闲适，固然令人神往；但朱自清、朱光潜的通畅与平实，同样是一种很难企及的境界。后者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有话要说”，而又“无意为文”，这种学者型随笔，对作者与读者的修养、气度与悟性，有较高的要求，再加上其相对淡忘辞采与想象，自然不及洒脱的小品“有市场”。但在知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怀、文学与学术、厚重与

轻灵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套用一句老话，不妨称之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此等以学识为根底、而又讲求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随笔”，并非人人爱看，可也说不上知音难觅。成都段君，品味赞赏之余，居然编辑成书，并征序于我。既是同好，不敢推诿，于是有了以上“随意书写”的闲话。

目 录

什么是“中国”？	慕容涛 (1)
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李学勤 (7)
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	葛兆光 (17)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宋 远 (29)
名士风流以后	王 蒙 (35)
乱世的两难选择	葛剑雄 (45)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葛剑雄 (55)
站着的皇帝：刘瑾	王念华 (65)
摧残士气，必驱成一邪媚世界	胡 成 (73)
官商关系的历史轨迹	王子今 (81)
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葛剑雄 (89)
浮世的炎凉风光	康正果 (103)
一个历史个案	李庆西 (114)
古中国的妇女的命运	舒 芜 (120)
怀娥铃在中华的冷热	辛丰年 (130)
天堑何曾限南北	葛剑雄 (137)
天涯何处罗马城	葛剑雄 (144)

非无类非无非类 无深言无非深言	周振鹤 (154)
今宵梦醒何处?	刘 东 (165)
三百多年前的公案涣然冰释	南 木 (175)
要是世上只有中文	葛剑雄 (182)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葛剑雄 (197)
当饭菜吃还是当衣服穿?	周振鹤 (205)
书中自有富强术?	周振鹤 (211)
书同文与广方言	周振鹤 (218)
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	周振鹤 (223)
在人家家数家珍	丁 泽 (234)
有形的与无形的	杨念群 (245)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罗厚立 葛佳渊 (253)
初白庵著书砚边读史漫兴	董 桥 (260)
爱国的坐标	资中筠 (268)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	葛剑雄 (279)
十年和廿年	林 夕 (292)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	朱维铮 (301)
从此遗编东去后	戴 燕 (311)

什么是“中国”？

——乱翻书记

慕容涛

乱翻书，有一桩极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完全从兴趣出发，具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可以任意地舍此取彼，看这一本而不看那一本，看这几页而不看那几页。更加妙绝的是，这种选择，只凭着一己的喜欢不喜欢来裁决，不必说出、也无须去想做出这种取舍是依凭着何种价值尺度或审美标准。只要是自己觉得好看的就看，却不必去花脑筋解释为什么觉得好看；反之，亦然，觉得不好看的就不看。即便是名篇巨制，我不喜欢就不看。如果要问为什么不喜欢？对不起，实在说不出，因为确实没有认真动过那个脑筋。这种不讲道理的道理，大约还是能成立的。其实这是一种挺普通的道理，好比面对一部甚获好评的电视片，哪怕你誉满全球，我不喜欢看就把电视一关了之，而无须承担做出评论的责任；好比面对出自大手笔的一幅书法，哪怕它一字千金，我不喜欢就可以

掉头不顾，而没有义务讲出何以不喜欢的理由。这态度，倒不是对学术或艺术的不恭，只不过是自己没有鉴赏品评的素养，又不打算为此去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罢了。

乱翻书，不仅保证了读什么不读什么的选择自由，而且也提供了怎样读的自由。像我这种散漫惯了的读书人，从当学生时起，最怕的就是被指令遵守一种读书法，比如说，一旦规定必须一字一句反复精研，并且必须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来，那就难免把读书闹成索然无味的事了；又比如，不分青红皂白，读什么书都一概要求从内容到文字都得读到烂熟，倒背如流，读完了还要考试，那么一来读书就不免变得类似酷刑（学生上学期间做功课的事，不敢归入此类）。书读到乱翻的份儿上，读书的方式方法也才真正能够做到不拘一格、任意而为的程度。可以因书而异，也可以因读书人的需要，兴趣甚至心情而异。可以聚精会神，通读全书；也可以粗枝大叶，乱翻一气。可以掐头去尾，可以有始无终，可以丢三落四，可以一目十行；当然更可以爱不释手，留连忘返。可以走马观花式地浏览概貌，也可以蜜蜂采蜜式地取其精华。有的书，读时最好把心情放松，不必摆出钻研学问的严肃和恭谨，大可以随读随忘，如过眼烟云；有的书，特别是有的篇章、有的段落，则理应反复吟诵，刻骨铭心。有的书，可以供美感之享受；有的书，可以启哲理的玄思；有的书，可以做观察人生世事的借鉴；有的书，可以做排愁解闷的消遣。有的书，读到心领神会处，可以由此及彼，掩卷长思，让思想在无垠的时空里随意飘荡，放纵地去做那些与所看的书有关的乃至无关的白日梦。对于这种极为任性的读书方式的妙处，我倒是有些勉强可以与人道的切身体会。

今夏病目，又耐不住遵守医生所嘱的休息清规，还是偷偷地

乱翻起书来。这回的“飞来横福”，是读葛剑雄著《统一与分裂》。剑雄教授已相识有年，但对他的专业——历史地理，我没有下过工夫，所以至今仍是门外汉。不过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忍不住要翻上一翻，而一翻上手又无法丢下，不能不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虽然一次看不了几页，但在几天之后，终于把它看完。这本书何以会这么吸引我，事后把感想捋一捋，居然理出三条。

首先，从书名上就让我感到，它会有助于解决我多年来盘旋于脑际而没有得到明晰答案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只会用一种比较罗嗦的方式表达如下：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历史？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时候算统一的？什么时候算分散的（分立的、分治的、分裂的，等等）？历史上的“中国”，什么时候算和平的，什么时候算战乱的？中国历史上的分、合、战、和，各占了多长时间，各占了多大比重？历史上这些情况，对今天现实的中国带来了何种后果，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观念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类基本状况，人们由于无知或偏见，而存在着哪些认识上的误差？阅读葛著的结果证明，它对于我解决上述问题助莫大焉；往低处打，至少也七三开，帮助我解决了问题的百分之七十。

其次，这本书的清新文风，实在叫人喜欢。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比如说一百年以来吧，我国历史学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也确实出了很多优秀的通俗读物，可是兼而有两种长处，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深入浅出通俗风格的专题性著作，却不多见。说句不知深浅的话，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内，自从四十年前读过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之后，顾先生的再传弟子葛剑雄教授的《统一与分裂》，是我所仅见的一本兼具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和清通平易文风的历史学专题性佳作。这当然很可能是井蛙之见，但是可以断言，比起那种套话连篇以示稳健的文章，比起

那种东抄西凑没有创见的文章，比起那种专事堆砌似是而非的外来术语、以油彩掩饰贫乏的文章，尤其是比起那种为了显示“新潮”而蓄意把语句写得像是不大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炮制出来的蹩脚中文，葛著真叫人觉得耳目清新，它恰如在酷暑中提供给人的一付清凉剂，消解了某些时文给人带来的扰目烦心的苦恼。

阅读葛著使我得到的更重要的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是它诱发了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兴趣。王鍾翰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在我的书橱里已经摆了好一阵子，本来未敢妄立雄心去系统阅读这本皇皇巨著，只是想放在那里，准备需要时再去请教。没想到这一回，在葛著的启导下，竟然在一星期的时间内，用一只眼睛（另一只，遵医嘱休息）“一目了然”地翻阅了《中华民族史》的许多篇章。说关于民族问题的兴趣完全是被诱发出来的，也不大确切；我之所以会被诱发，的确是由于我的脑袋里本来就存在着接受诱发的内因。记得还是当年文化界刮起了一股“龙的传人”旋风的时候，我就产生过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念头。也许是自己才疏学浅，总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年代把龙定作了中华民族的祖宗。如果说历史上某个时期汉族曾经把龙当作自己的图腾，那么别的民族的图腾都是些什么？又怎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况且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汉族老百姓自我标榜为龙子龙孙的，真不知道“龙的传人”一说出自何典！古老的青龙白虎的造型，现今发现的是不少了，可那好像都是取辟邪的意义，充其量延伸而具有一些吉祥物甚至守护神的寓意，可无论如何也实在看不出把它尊做老祖宗的意思，何况也没听说过汉族老百姓把自己称为白虎的传人。遥想太古，这块东亚大陆上，龙是必定不少的，不然的话，现在就不会发现那么多的恐龙化石，还有一堆又一堆的恐龙蛋。可是，恐龙变人的事，即便有人会把它作为一个大胆的假说提出，但可断言要想使它得到证实还遥遥无期。古代东亚大陆上存在过那

么多的部落、部族、种族、民族，既没有可能都认可龙做唯一的图腾，也没有可能都认可一个人做共同的祖先，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事。目前的文化寻根热中，似乎更应当花力气去冷静地考察考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亚大地上各个部落、部族、种族、民族流动变迁、消长分合的真实状况。哪些原来活跃于此的算得上是真正土著的部族或民族，现今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了？它们是消溶到别的民族中了呢，还是迁移到世界别的什么地方去了？现今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民族，哪些原本并不在这里，那么它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迁入的呢？哪些民族是来了又去了？哪些民族是去了又来了？哪些民族是若干外来民族融合而成的？哪些民族是外来民族和本地民族融合而成的？历史上的这些复杂状况，要把它完全梳理清楚，当然是很困难的事。就连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的那些一度活跃于中原的民族，后来变迁的状况都很难理得一清二楚，何况那些三代以前的遥远年代里发生的事情呢。具体的史实，无法弄清的，当然只能存疑，但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绝非一线单传的、“万世一系”的简单图谱，而只会是一个头绪驳杂、错综复杂的巨大的网络系统，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从翻阅《统一与分裂》和《中华民族史》，我得到的最大收获，即在于此。

本来是乱翻书，翻着翻着就这么离开书而想入“非非”了。当然还是“乱”字当头，乱想一气，成不了系统，更做不成学问。而且，思想老是随着兴趣而蹦蹦跳跳，一个“寻根”问题还没想明白，突然就又被王世襄先生养蟋蟀的作品吸引过去，沉湎到儿时和蝈蝈打交道的回忆中。这大约也是乱翻书虽不会出大成就，但也不会太累人的好处吧。

乱翻书，当然不一定都是在病中，如能不病而有乱翻书的时

要是世上只有中文

间和精力，当然更是人生快事。记得小时候过寒暑假，除了打架（真打的时候是很少的）、上房（故乡没有山，只好借上房以登高）、爬树、翻墙（这两项曾是我儿时主要的体育运动）之外，乱翻书就是最大的乐趣了，而且那时候乱翻书的效果，比老来乱翻书的效果要强多了。依此而言，有病乱翻书，就不如无病乱翻书；老来才乱翻书，就不如小时就乱翻书。要想养成乱翻书的习惯，享受乱翻书的快乐，如果有条件的话，自然还是越早越好。

一九九五年暑热

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读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一、二集

李学勤

历史书上说的三代，就是遥远的夏朝、商朝、周朝。周朝的灭亡，距离今年已有两千二百四十六年；商朝的灭亡，按照比较通行的年表，距今约三千年；夏朝的灭亡，距今约三千六百年；而夏朝的建立，离现在竟有四千一二百年了。想想我们一个人，连自己儿童时期的事情有时都记不清楚，曾祖父以上先人的名字也常说不出，夏、商、周三代离我们真是太远了，就像银河系以外的星云、星系一样。

然而三代又好像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对于秦汉以来历代许多学者来说，三代是圣贤的时代，是理想的王国。当时不少人主张书不读三代以下，甚至言必称三代，他们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圣经贤传的寻绎上。宋代理学先生说，三代之后天地只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代表着这种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在进

化论传播以后早已成为过去了。现代人对三代的兴趣乃是出于历史的意识。常常听见有人说：“历史？历史有什么用？”是的，历史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似乎于国计民生无补，可是工农兵学商每一个人，即使与历史学、考古学全不搭界，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历史意识和兴趣。这是由于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传流的，请看一些寄居海外的华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感情，便会理解。认识古代文明要求助于历史，研究文明的历史更要溯源到三代。因此，三代虽然遥远，就文明的脉络而言，又和我们相当切近。

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滥觞到定型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对三代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探索和研究，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和途径。一九八〇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执教的张光直先生出版了《商代文明》(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Press)一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早期文明丛书》的第一本。在书中他曾列举“通向商代的五条门径”，就是：传统的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文；考古学；理论模式。用国内通用的词语来说，这“五条门径”包括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理论的探讨。所以，“五条门径”实际是对商代文明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应该指出，这不仅是研究商代的门径，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研究，整个都是适用的。

怎样对三代文明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妨看张先生本人的论著。他的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一九八二年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出了三联书店版（听说还有台湾版，我没有见到），最近又有日译本（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平凡社，一九八九年）。现在，又读到三联书店印行的《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学术研究和艺术流派一样，是有家法，有路数的，两集《中